

# 协同治理视域下山区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马素玲<sup>1</sup> 杨靓鸿<sup>1</sup> 陈凯洲<sup>1\*</sup>

(1. 丽水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浙江省先后出台家庭教育相关文件，奋力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建设。本研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深入探讨了浙江省山区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现状、问题及解决策略。通过访谈发现，浙江省山区县存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不够健全，课程资源供需失衡，家长教育指导能力偏低”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提出“以训代考”“协同治理”“整合资源”“数字赋能”“评估导向”等策略，旨在优化山区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促进教育内生动力发展，为乡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精准供给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协同治理；山区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实问题；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59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solution strategies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in mountainous coun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A Suling<sup>1</sup>, YANG Lianghong<sup>1</sup>, CHEN Kaizhou<sup>1\*</sup>

(1.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Li shui University, Li shui 323000, Zhejiang; )

**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represent a strategic initiative aimed at foster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clearly mandates that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must guide family education endeavors and establish and enhan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s among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In response, Zhejiang Province has issued a series of documents focused on family education, actively working towards building an integrat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that engages hom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dopt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concerning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in the mountainous counties of Zhejiang. Interviews have uncovered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ly develop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s between hom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mismatched supply and demand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limited parental educational guidance capabilities" in these mountainous regions.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strategies like "substituting training for exam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source consolidation," "digital enablement," and "evaluation-driven approaches" are recommended.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refine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in mountainous counties, stimulate endogenous educational growth, and offer practical pathways and theoretical grounding for the precise delivery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in rural settings.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untainous Counties;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Practical Dilemmas;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随着教育的不断深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增强家长教育能力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向蓉，雷万鹏，2023；王海平，2024）<sup>[1][2]</sup>。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法律层面

要求，应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然而，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山区县来说，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聚焦于浙江省山区县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状,旨在深入探讨当前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这不仅有助于优化山区县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提升,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开展此项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 一、文献综述

#### (一)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多元主体(政府、学校、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通过共同承担育人责任,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框架下,学校作为核心,需与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建立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机制,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决策共商等方式,形成合力来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有研究表明,家校社协同育人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能有效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张贤明,田玉麒;2016;于东山,2018)<sup>[56]</sup>。因此,学校需积极转变角色,从管理者向赋能者转变,积极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的构建;教师应成为育人活动的引领者,引导学生实现自我成长;家长则需从象征参与转向实质参与,积极参与学校教育和孩子成长的全过程;而社会则作为育人资源的补给者和提供者,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 (二)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发展的国内外研究

家庭教育指导是以家长为对象,由家庭外的社会力量及机构组织的,通过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改善其教育行为,从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为目的的一种教育过程(李洪曾,2004)<sup>[5]</sup>。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一种外部干预,会对家庭内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共同体理论认为,家庭和学校在育人共识下通力合作从而产生最大化的效应—促进学生发展(向蓉,雷万鹏,2023;柴江,2021)<sup>[14]</sup>它既包括关键因素,如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服务主体、服务模式等实体要素,也包括保障这些要素的协调、高效运行的机制。

日本、美国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起步较早。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便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了家庭教育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明确县级相关部门、村级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的职责,一种独特的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化的教育体系逐步构建并得到完善,同时构建起了一整套决策、咨询、管理、执行为一体的教育管理运营机制。而在美国,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发《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定义了家校社的伙伴关系,鼓励合作并在组织保障方面组建了三级金字塔体系和三方协作网络(Christenson, Reschly, 2009; Amanda, Linda, Reuben, 2016)<sup>[78]</sup>。

在供给主体方面,日本有专门的主管机构负责家庭教育工作,最高主管机关是国家文部科学省,拥有立法决策权,负责规划、指导、推动全国的家庭教育发展。美国没有设立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家庭教育工作,主要是由教育部和卫生与公共事业部两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实施相应的管理,主要负责向实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机构拨款,推出各项计划来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开展。在供给形式上,日本主要以家庭教育讲座、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多形式的咨询服务、体验式实践活动等形式开展的(李丹,2018)<sup>[9]</sup>;而美国主要以服务项目为载体,以组织机构为平台来实施的。在供给内容上,美国归纳出“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与社区合作”六大服务内容,现已上升为国家标准(Epstein,1986)<sup>[10]</sup>;而日本主要以家长需求、咨询服务和特殊儿童家庭需求调整供给内容。

我国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起步较晚。1980年北京市妇女联合会、教育部、各级社区等系统建立“家长学校”。随后各省市学校和社区也纷纷建立,他们通过“家长学校”向学龄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2020年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多数学校建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制订工作计划,建立相关保障机制,并在服务途径、模式、队伍建设等体系构成关键要素上逐渐完善(边玉芳等人,2021)<sup>[11]</sup>。供给主体主要由政府机关领导,教育局、妇女联合委员会等其他部门参加协调(李杨,任金涛,2012)<sup>[12]</sup>。在供给形式上,全国妇联(2018)以“母亲课堂、母亲素质工程、公益大讲堂”等形式开展活动;学校以“家长讲座、家委会、家长经验交流、个别指导”等形式开展活动。全国各地也在推进实践探索,并取得良好成效,如四川成都市青羊区的“家校社一体化协同育人的青羊实践”。供给内容主要以道德品行、行为习惯、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心理健康等主要内容(白丽,2023)<sup>[13]</sup>。

### 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状分析

为深入了解山区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状,本研究采用访谈法,对浙江省J山区县的教育局领导、妇联主席、城乡中小学教师及学生家长等13名与中小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有关的人员开展当面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含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 (一) 取得的主要成绩

##### 1. 协同创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初具雏形

通过访谈得知,J县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健全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积极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共同营造全社会重视科学教育观念，助力基础教育跃阶攀高再提质。例如，出台了《开展“八大赋能”活动的通知》，集中推进“四千教师赋能十万家庭”、“百课惠万家公益课”、“品牌社区建设”和“幸福e家课堂”四大行动，实行“每天线上课程、每月线下辅导、每期督导点评、每年考核问责”的协同多元主体推进机制，以确保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有效推进。经由上述举措，J县家庭教育质量始终处于市级前列，其家庭教育品牌活动、家庭教育服务团队建设和社区品牌活动在丽水市持续领先，并获得“浙江省级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等荣誉。

## 2. 行动赋能，家长家庭教育能力显著提升

J县以“大胆探索，按需供给”为宗旨，全面开拓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新路径。县教育局明确“将赋能家庭活动纳入学校文明创建测评体系和学校发展情考核评估内容”和“将落实家校联系成效纳入教师考核”作为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具体措施。为提高J县十万家庭的家长教育能力，通过“校长带头、全员参与家访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讲座和特殊家庭辅导活动”、“家委会一帮一、一帮多协助模式”、“家长沙龙和优秀家长现身说法的主题家长会”、“家长学校助力家长能力提升工程”、“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体系化建设”、“智慧家庭教育云课堂平台”和“社区家长学校的品牌活动”等八大行动赋能，不断推动J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逐步形成目标一致，边界清晰，资源共享的协作育人共同体，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显著提升。

## 3. 营造氛围，省级家庭教育创新基地脱颖而出

J县通过强化大教育新生态，不断推动家庭教育深入人心，从而增加家长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例如县妇联举办“幸福五里”大课堂、“心语心愿”微公益、青春健康大讲堂、亲子绘本阅读、“与爱童行”助成长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并为家长定制个性化课程，针对性答疑，跟踪性帮扶等个性化服务。在社区工作方面，J县朝晖社区被评为浙江省家庭教育创新基地，其开展的家庭教育宣传月活动，旨在全社会营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浓厚氛围，推动幸福美好家庭。

### （二）存在的问题

#### 1.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组织体系不够健全

J县积极构建家校社协同治理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新格局，营造全社会重视科学教育观念，助力基础教育跃阶攀高提质的目标。初步形成了县妇联、县教育局引领，学校主导，家庭积

极参与，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育人的格局，但由于多元主体间权责不清、协调脱节，未形成组织健全的协同育人体系，致使儿童家长接收的指导内容存在重复、形式单一等问题，这导致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效果不好，尤其是高年级学生的家长对此缺乏足够的信任，导致该类型家长参与人数较少。

#### 2.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体系供需脱节

虽然J县集中推进“四千教师赋能十万家庭”、“百课惠万家公益课”、“品牌社区建设”和“幸福e家课堂”四大行动，实行“每天线上课程、每月线下辅导、每期督导点评、每年考核问责”的有效多元主体推进机制，但由于多元主体供给内容未能以儿童发展特点和家长、家庭需求为目标，导致家长、学生难以获得其真正需要的内容，从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失衡，再加上其供给存在内容碎片化、无梯度化的问题，致使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体系较为零散、供需脱节。

#### 3. 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低

J县教育局明确“将赋能家庭活动纳入学校文明创建测评体系和学校发展情考核评估内容”和“将落实家校联系成效纳入教师考核”。为提高J县十万家庭的家长教育能力，通过“八大”行动赋能，推动了J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逐步形成目标一致，资源共享的协作育人共同体。这虽然使得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有所提升，但由于家庭教育学是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艺术学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学科，因此，在培训内容、培训形式等方面仍需要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来整体规划与把控，这使得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

## 三、对策分析

（一）协同治理，构建县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让多元主体“共同发力”

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服务体系以更好发挥多元主体优势，具体来说，首先是体系的构建。J县需要坚持以突围“供给机制形式协同”、“供给内容碎片化”和“供给形式单一化、传统化”现实困境为目标，构建一个由政府牵头、学校主导，家长参与、社区融入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并逐步实现县域全覆盖、均等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以此来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同发力。第二则是重点赋能。通过组织专业培训，重点赋能中小学校级领导干部，提高其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认知，并将其开展成效纳入学校年度考核。第三则是落实家庭教育在各主体间的主要职责。需要做好J县家庭

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师团队建设;加强对班主任、课任老师的专业培养;并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

(二)整合资源,推进教育课程资源线上化,达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精准供给

通过整合资源来达到精准供给,第一,要打破各部门条块分割,进一步明确资源底数。不仅要关注教育局、妇联与关工委等行政端,而且还要关注班主任、德育处、心理咨询室等学校端,还有关注社区、少年宫、开放大学、企事业等社会端,以及高校与研究机构端,以此了解多方教育资源的存量、内容与类型,旨在进一步整合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资源系统。第二,要明确优质教育资源的服务属性,建立优质资源库。通过系统化梳理各类资源的服务对象、内容领域、实现载体、适用范围等,从而整合资源清单,推进资源的线上化布局,提高资源的可及性与推广性。第三,要明确制度规范,让资源真正做到精准供给。通过建立明确的校外培训资源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进退机制,在保障课后服务公益性、服务性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调控资源,以实现真正的精准供给。

(三)以训代考,率先建立家庭教育资格证制度,让家长“持证上岗”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势必能够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具体而言,第一,可以通过整体规划,坚持全员参训理念,将全县基础教育的学生家长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依托县教育局、人社局联合广播电视大学社区学院等平台,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家长为对象,通过成人教育培训的形式,将家长们分批次纳入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中,采用“以训代考”模式,考核合格的家长获得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第二,对教师进行重点培养。通过坚持专业化理念,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把“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基本任务、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基本能力和不同教师群体的家庭教育指导”等家庭教育必备知识技能分批次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课程,让继续教育内容真正为教师所需,为教师所爱。

### 参考文献:

[1]向蓉,雷万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效果及其提升——基

于湖北省 1850 个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3,22(06):55-63+114.

[2]王海平.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如何产生——基于少年宫家长工作坊案例的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4,(01):64-71.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4.01.008.

[3]李洪曾.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对象、内容与形式[J].山东教育(幼教刊),2004,(Z3):6-9.

[4]柴江.家校合作的本质属性、困境根源与破解思路[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62-72.

[5]张贤明,田玉麒.(2016).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势.湖北社会科学,(1),30-37.

[6]于东山.(2018).协同治理视角下的跨界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7] Christenson L.S., Reschly L.A. Handbook of School-family Partnership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8] Amanda S., Linda V., Reuben J. Beyond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school community partnerships [J]. School Community Journal, 2016(2).

[9]李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供给问题及对策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8.

[10] Epstein L. J. Parents reactions to Teachers Practices of parent Involvement [J].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986, (3).

[11]边玉芳,袁柯曼,张馨宇.我国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现状、挑战与对策分析——基于我国9个省(市)的调查结果[J].中国教育学刊, 2021, (12).

[12]李杨,任金涛.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保障体系现状与展望[J].成人教育, 2012,32(11).

[13]白丽.“双减”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的策略研究[J].福建轻纺,2023,(07):75-77.

基金项目:丽水学院乡村教育专项课题培育项目“‘双减’背景下乡村中小学家校合作促进儿童成长的路径研究”(RE202218),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山区小学家校社合作育人实践路径研究”(2023SCG090)

作者简介:马素玲,女,河南商丘人,教育学博士。

\*通信作者:陈凯洲,男,浙江丽水人,硕士在读。